

集部

定齋集卷四

宋 蔡戡 撰

奏議

乞宫觀劄子

臣竊謂臣之事君如子事父不當遺餘力亦不當有隱情臣雖至愚粗知事君之義故受任不敢辭難居官不敢避怨職事不敢苟且奏請不敢欺隱唯有樸忠以事陛下伏念臣自戊戌之秋蒙恩臨遣首尾七年六更使

指踰嶺浮湘涉湖泝漢濕蒸熱爍雪虐風饕在臣職分當然惟是垂白之母不勝疲憊去歲方幸東歸董餉淮西去家稍便未幾遽有易地之命臣亦不敢以親為解即日西上到官兩月同産只有一弟不意喪亡臣母觸緒感傷痛悼無已念歸真切日夕為言兼臣母自經災患頓覺衰悴起居飲食未能如常人子之心不遑安處廹不得已敢以情實控告君父如蒙睿慈改畀祠禄以便私養臣母子俱受天地再生之賜誓當糜捐圖報萬

一臣除已具申尚書省乞為敷奏施行外冒犯天威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取進止

乞修江陵府城劄子

臣竊謂南北既分荆州最為重鎮自古必爭之地北得之則據吳楚上流以制南土南得之則據襄漢要地以圖北方故曹操平荆州於是乎有睥睨長江之心乃多修船舫遺書孫權曰今置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獵會於吳及周瑜鎮江陵於是乎有長驅中原之志乃說

權取蜀得蜀固守其地北北與馬超結援瑜與將軍還據襄陽以蹙曹操北方可圖也權嘗以荆州資劉備而周瑜力爭操聞大懼為之墜筆備果藉以取蜀遂成鼎峙之勢其地自古不輕而重明矣粤自鑾輿南渡以來號為襟喉之地陛下聖謨神略經理淮漢規圖中原餘二十年朝廷之上惟幄之中朝講夕論左計右數慮之熟矣向者城襄陽而戍之所以為江陵之蔽譬之人焉襄陽手足也江陵襟喉也京師腹心也手足所以為一身

之衛若執其手足則襟喉何恃扼其襟喉則腹心危矣今襄陽有城可守有糧可資有器甲可用然戍兵不過萬人況自隨郢間道可以直趨江陵彼以一軍牽制襄陽而輕兵取江陵襄陽之戍既不能分兵而為之援又不得乘間而擣其虛僅足嬰城自保而已江陵城壁頹圮戍兵寡弱將何以禦之是不戰而自屈不攻而自破也江陵失利吳蜀斷而為二長江與我共之順流而下如高堂之建瓴水豈不殆哉蓋自辛巳北人敗盟金主

自将視長江猶襟帶之水直欲長驅而來但遣偏師劉
蕚以十萬衆耀兵江漢以疑我師初無意於荆襄荆襄
遠於兩淮輦運難於轉漕故敵人去難而即易舍遠而
就近今既不利於兩淮矣豈無謀臣策士為之畫計而
改圖此不可不憂者也故善守者恃我有以待之無恃
其不來恃我有所不可攻無恃其不攻為今日之計莫
若修江陵之城增襄陽之戍扼隨郢之險增戍扼險不
過移東實西裒多益寡在陛下一顧指之頃耳惟江陵

之城非一朝夕所能辦要當早圖之蓋畧修則無益守禦大修則不免勞費天下之事當計其利害之輕重無問其工役之多寡苟有利於國有補於民雖傾國帑竭民力可也如其不然雖役十夫費百金亦有所不可今也城要害之地為悠久之圖小費而大利暫勞而永逸亦何憚而不為乎臣嘗計之竹木取於山磚灰取於陶工役取於軍費可省半不過縻三十萬緡耳萬二千人更休日役六千人用工不過百萬半年可成臣區區之

愚欲望聖慈斷自宸衷給降行在會子三十萬道擇將帥之材者委之工役材料則責之戎司錢穀出入則付之總司事干州縣者則屬之帥司使之互察而協濟自今以始預辦竹木磚灰應用之物一一備足來歲十月鳩工次年三月可以訖事凡樓櫓雉堞高下闊狹與夫防守之具悉如襄陽之制庶幾可以堅久荆襄二城歸然相望足以壯上游形勝之地絕敵人窺伺之心不特陛下高枕而無西顧之憂抑亦國家萬世之利也若夫

玩歲愒日循常守故憚勞惜費因陋就簡以圖目前之安事至而圖之何嗟及矣臣冒貢狂言罪當萬死惟陛下留神省察不以人廢言天下幸甚臣無任惓惓憂國之至取進止

論唐鄧閭道劄子

臣恭惟陛下一視同仁兼愛南北外修和好以待可乘之機内固吾圉以為不虞之備故禦守之策尤關聖慮且如分江陵之戍葺襄陽之城凡所以備敵者纖悉具

備仰見聖謨雄略折衝萬里之外然臣猶有愚見敢為
陛下言之夫朝廷之所以城守襄陽者豈特為襄陽計
蓋欲以捍荆鄂而保吴蜀也今襄陽環以堅城戍以重
兵樊城以為阻漢水以為限自可奠枕其如自唐至郢
自鄧至荆皆有間道相去不五六百里騎兵馳疾三日
可到緩急之際不唯襄陽戍兵應援不及亦恐牽制欲
進不能郢有城不固荆無城可守豈不殆哉臣愚欲乞
東修蔡陽古城西修光化舊城各戍兵千人以扼唐鄧

要路或只於棗陽穀城戍兵千人亦足以守禦仍乞分委荆鄂都統司俟議修築荆鄂城壁以漸為之期以數年之後一如襄陽之制既有城可恃有兵可守庶免敵人窺伺之患陛下可以寬西顧之憂矣伏望聖慈特賜詳酌密切行下京西安撫荆鄂都統司公共相度利害保明奏聞

乞平糴劄子

臣聞穀貴傷民穀賤傷農古今通患也是故有平糴之

法李悝行之於魏耿壽昌行之於漢彭果行之於唐皆因穀賤增其價而糴穀貴損其價而糶亦古今良法也粵自去歲江浙大稔斗米之直百五六十錢今浙西雨暘時若高下之田皆有豐登之望新穀既升其直愈賤老農咸謂數十年來所未嘗有古者穀賤傷農今者農末俱傷公私皆病之田家作苦十得一稔欲以輸租償債令也負擔適市人莫之顧不得已而委之僅得千錢而去一歲所入不足以紓目前之急何暇為後日計所

以粒米狼戾而不免於凍餓也米價既賤錢帛益重人所艱得何敢輕費所在客旅稀少市井蕭條工商游手之徒莫不坐困民間錢既艱得冬租麋費夏稅物帛無所從出州縣催科所以勞擾倍於常年此皆穀賤之患也夫欲利農民不若行平糴之法今秋成在即臣愚欲望睿旨行下戶部委官於蘇常湖秀四州踏逐空閒寺宇置場收糴隨市價低昂而少增之吏胥乞覓者坐以重罰米價既增又無他費利之所在不憚遠近自當連

檣而至所糴既多可以代江湖上供之數却截留綱運於沿江州軍樁管以為邊備不唯民力裕邊備足他日萬一有歉歲損價而糶亦可以濟饑民禆國用也取進止

論用人劄子

臣聞為治莫如求賢求賢莫如變俗俗所趨向視上之好惡而已自古人君未嘗借材於異代所用者不過當世之人在人君作而成之祖宗盛時韓范文富余尹歐

蔡比肩於朝故能成四十二年太平之治固萬世不拔之基元祐初載司馬光呂公著范純仁呂大防劉摯蘇轍輩相繼用事一時侍從臺諫之臣皆天下選故後世謂元祐之治有嘉祐風非天之降才獨萃於此時蓋祖宗所以作成之者固有道也祖宗之制莫重制科其次則進士高第制科第三等進士第一人初授職官或知縣代還陞通判再任滿方試館職制科第四等進士第二人以下及諸科任子從可知矣祖宗以文學取之故

以州縣試之欲其諳練民事而適於用也今則不然進士高第雖授外任闕期未及召命已下詞科出身今日拜命明日升朝又有初非異科不歷外任夤緣交結徑登朝籍曾不數年持節擁麾而去州縣之事懵然不曉材者猶不免付之胥吏經年累月習而後知不材者終身憒憒惟吏是從民被其害不可勝言甚非祖宗立法之意祖宗之制凡執政侍從未有不歷省府而後大用蔡齊進士第一亦先為三司使歐陽修一代名儒亦先

知開封府然後為執政蘇軾制科異等亦先為開封府推官呂公著素有時名亦先除戶部判官然後為侍從其他名公鉅卿莫不如此祖宗求之以名用之以實故人皆可用而事無不立也今則不然凡中詞科舉進士者蓋有不離闕廷不歷繁劇自館閣陞左右史入禁近大率十年可致卿相下視六部七寺號曰冗局簿書獄訟目為鄙事不屑為之往往不通世務不達吏道天下無事尚可充員萬一緩急鮮不敗事甚非祖宗用人之

意臣謂今日卿士大夫屬袂於下不為無人陛下當饋每有才難之歎蓋非乏材也作成人材未得其道也臣願陛下特賜睿旨討論祖宗舊制因時斟酌之凡制科詞科及進士三人用近日李垕例特與添差職官任滿方許収召其餘進士任子必歷州縣差遣六考以上仍有宰執侍從監司郡守舉薦召對而後除職事官凡館職學官太常宗正寺將作軍器監官必兼劇曹其閒才學之士可以大用者必歷省府邊藩次第而至卿相舍

是則守一官効一職終身無榮進之望天下之士既知
聖意所在莫不洗滌磨礪各奮所長以附功名之會祖
宗得人之盛將復見於今日取進止

論委官差人侵擾州縣劄子

臣恭惟國家設官分職上下相繩小大相維如臂之使
指故內則省部外則諸司州縣凡有文移次第而下符
檄所至敢不聽從比年以來文移既繁期會無信前後
相牾新故相仍州縣疲於應酬不無違制於是委官差

人相望絡繹公私煩擾不可勝言所委之官憑藉權勢妄作威福陵轢守宰鞭箠吏胥州縣奉承惟恐不至公庫非時宴餉驛券計日批支凡所干求唯命是應少不如意謗罵隨之甚者搜摘隱微造作言語還司之後公肆詆誣譖愬既行陰被其害前者未去後人復來旁午道塗充滿驛舍又有使臣承局計囑文移託追索之名為取給之具所在州縣常有數人此曹無知惟利是視苟不厭其所欲迫脅吏輩慢侮官曹踰月累旬坐待不

去州縣之擾莫甚於斯臣愚欲望睿旨嚴飭有司凡省部追索州縣金穀以次移之諸司諸司移之屬郡屬郡移之屬縣凡有慢令者亦以次而劾之大者罷黜小者鐫秩諸司有追索於屬郡屬郡有追索於屬縣亦如之輒委官差人侵擾部內者必寘諸罰庶幾此弊頓革州縣之吏得以展布四體趨事赴功仰副陛下願治之意取進止

乞優容言者疏

臣聞國之士氣如人之元氣元氣猶存必康寧而壽考及其已耗則顛仆隨之古之人君愛惜士氣如護元氣涵養作成使天下之士激昂奮厲人人懐不能自已之意故無事之時則有犯顔敢諫之士多難之世則為仗節死義之臣治亂安危實係於此我祖宗保養士氣二百餘年未嘗深罪言者一事過舉議論蜂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争之縱有忤旨不過薄責旋即超陞仁宗皇帝蓋嘗斥逐臺諫究其端由皆出於當時大臣之意帝

反嘉其忠直後多大用之如范仲淹歐陽修唐介之類是也葢人主一時雷霆之怒譴責言者雖明君有所不免儻能惕然而寤改過不吝適所以成聖德也近者給舍臺諫相繼罷去搢紳之士莫不為朝廷惜而臣猶有所喜者以元氣尚存故也夫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此固人臣之所願欲也高爵厚禄以榮其親以育其妻子亦人臣之所願欲也大則竄逐小則罷斥艱難困苦流離凍餓上累其親下累其妻子如此而得區區之虛名

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將焉用之蓋忠義所激不得不然舍實利而求虛名甚非人情之所得已此魏徵所以不願為忠臣者也又況人臣之進言言之而是君能聽之則君有諫納之名人臣何自而得名哉言之而非君不之聽臣有妄言之過亦何自而得名哉惟其諫不行言不聽天下之人惜其不見用於世於是以名歸之然實非人臣之所欲也為人君者要當不憚屈已以來忠諫不愛厚賞以旌直臣則君全顯名臣獲實利兩得所欲

豈不美歟臣願陛下深察臣下之情非樂於求名愛惜士氣優容言者力振委靡之風作成忠義之節則天下之士感慨發憤以圖報効實惟宗社無疆之休天下幸甚

論擾民四事劄子

臣聞昔者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鄣乎簡子曰保鄣哉尹鐸損其户數若鐸者可謂知所本矣蓋邦以民為本本固則邦寧善治之君不求

所以保邦之術而盡吾所以恤民之道未有民不寧而邦寧者也横賦重斂剥其肌膚殫其膏血民利敝矣其如邦何況陛下欲恢圖中原東南根本之地尤當愛恤民力常賦之外不宜以毫髮擾之比年以來擾民之事蓋非一端夫造甲所以修戎器也要當優給其費少寛其期不惟工役暇裕自然製作堅好今也日課一甲何乃急迫如是況一甲之費大約五十千而縣官所給止十五千則州郡日費三十五千以歲計之為錢一萬二

千六百緡大郡事力尚可支持兩淮彫弊之郡淺陋之邦何所從出不過州責之縣縣科之民又况程限督促急於星火或有愆期追逮纍繫捶掠繼之民安得不困乎此造甲之擾一也夫和糴所以備先具也要當官自為場視時值之高下而稍增之痛戢吏胥侵漁之奸則人將負擔而至矣今也量立價值半以楮幣州郡知其不相若也於是並緣為奸次第而敷之民中人之家輸賦償逋之餘蓋亦無幾欲為卒歲之費乃盡取之貧者

剔屋償債轉糴以輸不酬其值不恤其有無名曰和糴其實强取民安得不困乎此和糴之擾二也瀕江沙田所產微細自來人戶以爲己業輸納稅錢一昨朝廷委官根括盡行起租比之鄉者之數不啻數倍富家破壞他產不足以償貧者唯有流徙而已陛下灼知其弊嘗因肆赦俾民自陳如其已業即以還之州縣覬望建議之臣往往沮格不行民無所訴此沙田之擾三也沿江十郡拘籍鄉民教閱遠者來自數百里近者百里留滯

數月妨廢農務而人置軍裝造兵器房賃扉屨之費動費百千類多少年不逞之輩乘時詐取父兄財物嬉遊玩愒數月而去一旦緩急必不為用無補於事徒傷民力此鄉兵之擾四也以至州縣不時之須無名之斂不可悉數水旱流離之際何堪以此重擾乎今堯舜在上而恩澤不得下流民情不得上達由功利之臣誅求不已偷惰之吏奉行不虔故也欲望陛下愛惜民力以固根本發德音下明詔戒飭州縣之吏使之上體陛下德

音以愛養斯民為先造甲未辨者少寛其期和糴未足者多與之值沙田則漸行起租鄉兵則權罷教閲凡有擾民之事日求而去之東南之民得以息肩根本既固陛下一意外禦㢘幾無内顧之慮

乞戒諭守令恤民劄子

臣觀周官大司徒之職以保息六養萬民曰恤貧曰安富夫單產貧民固在矜恤富家大室猶欲安全之者蓋君民相通富藏於民故也今州縣之間一歲所入可自

供一歲之費苟能吝出納謹閉藏察奸弊何至匱闕庸繆者既失於理財能者又急於生財理財之政不修則用度乏生財之說一行則民力敝故大則摶噬富家小則漁獵細民以此為能更相傳授恬不為恠富家大室一麗於法喜動顏色如得奇貨詞所連染追逮係纍搜摘隱微强伏其罪輕者出金以贖動輒千緡重者詆以深文籍其貲産或幸免於戾不復興詞或已破其家無力控訴為守令者方且自謂得計比年以來所在富家

大室衰替無幾職此之由縣令又以催科為名侵擾下戶常賦既足猶以為逋一吏持片紙列戶數十皆斗升尺寸之餘比屋誅求殆無遺者蓋一履公門其費數倍罪責且及人以所取微細惟命是承一歲之中或至於再積其所入蓋亦不貲以至受納加耗率二石而可足一石科買物色直千金而僅支百金阻格詔書催理已蠲之租違戾法令預借將來之賦日朘月削富者反貧貧者愈困斯民愁恨歎息有不忍聞夫聚財斂怨以供

公上之求以給縣官之費猶且不可而况飾厨傳事苞苴興無益之工縱無厭之慾貪者或席卷而歸郡守縣令所望於承流宣化愛養元元乃反為民害如此而謂之能得乎夫所貴於能者以其有非常之用而賦不益辦難能之事而人不知儻以聚斂為能人孰不能哉今之所謂能吏古之所謂民賊也可不痛戒而深懲之乎欲望聖慈因郡守陛辭丁寧訓諭使之布宣德意以恤民為先仍詔諸路監司常切體察苟有違戾許之越訴重

寘憲典如是則陛下赤子得安田里而家給人足之風可以馴致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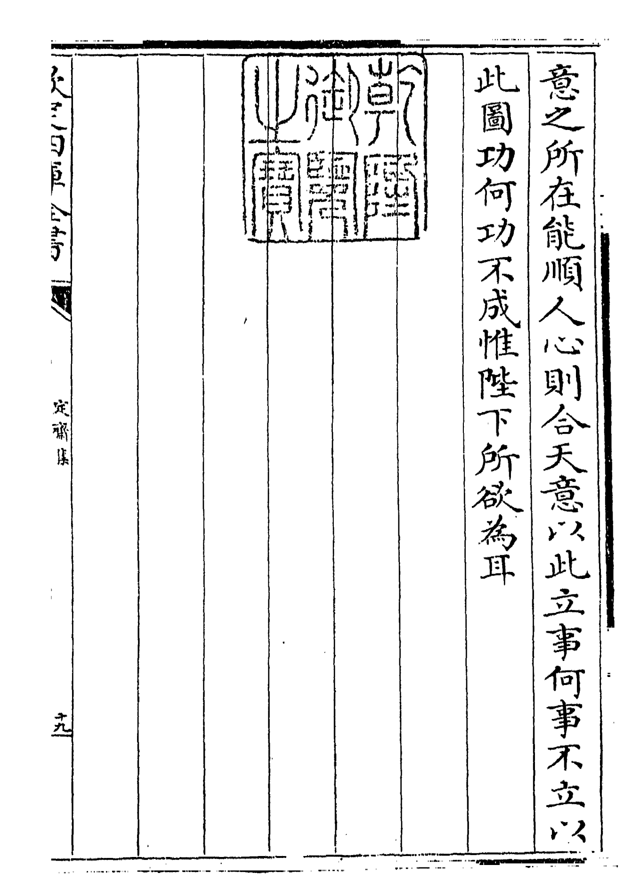
論用人不當疏

臣聞自古人君立事用人未有違衆自任而能成功者也未問事之是非人之賢否先觀衆心之向背如何書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夫謀而至於庶人可以已矣又且質諸鬼神不聞逆多從少而其事可立也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

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夫國人皆曰賢可以已矣又且察其人焉不聞國人皆曰不可而其人可用也故人心之所不欲雖有良法聖人不能必行人心之所不與雖有典故聖人不敢必用葢違衆而立事事雖可立亦必不濟違衆而用人人雖可用亦必無功而況事未必是人未必賢詎可輕咈人心乎古之稱堯者曰稽於衆舍已從人稱舜者曰舍已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堯舜之盛德天下後世不可及矣宜

其任己而自用也方且舍己從人蓋謂一己之聰明或有所偏不若天下之聰明為公也恭惟陛下體堯蹈舜德冠百王方欲規恢遠圖紹復大業人心向背不可不察夫立一事而人心不欲必其事之不可立也用一人而人心不與必其人之不可用也强人心而為之非徒無功臣恐適所以害之也臣願陛下法堯舜舍己從人之美稽箕子謀及庶人之言詳孟軻國人皆賢之說於立事用人之際博採公議俯徇人心人心之所同即天

意之所在能順人心則合天意以此立事何事不立以此圖功何功不成惟陛下所欲為耳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定齋集卷五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嵇承羣

定齋集卷五

宋 蔡戡 撰

奏議

論州縣科擾之弊劄子

臣聞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自古為國者欲固邦本先結人心欲結人心先寛民力欲寛民力先擇守令守令非其人則主澤不能下流人情無由上達民力困則人心離人心離則邦本危矣臣少歷州縣游蒙朝廷任使六

持使節再總軍儲足跡所歷幾遍東南求守令之循良者不可多得能者以一切之政趣辦目前賢者不得行其志救過逃戾而已推原厥自蓋由版曹督責漕司漕司督責州郡州郡不恤縣道縣道不恤百姓上下相迫前後相仍習以為常恬不為怪民力之困至此極矣可不改弦易轍而拯救之耶臣請詳言其故且二税古也今二税之内有所謂暗耗有所謂漕計有所謂州用有所謂斛面二税之外有所謂和買有所謂折帛有所謂

義倉有所謂役錢有所謂身丁布子錢此上下之通知也於二者之中又有折變又有水脚又有糜費有隔年而預借者有重價而折錢者其賦斂煩重可謂數倍於古矣然猶未也有所謂月樁有所謂鹽産有所謂茶租有所謂上供銀有所謂乾酒錢有所謂醋息錢又有所謂科罰錢其色不一其名不同各隨所在有之不能盡舉為保正者科買土産科買竹木巡尉下鄉則預備酒食若居民被盜則先納賞錢應期限則有繳引錢違期限

則有罰醋錢以至修造公廨巡捕橋梁驛舍一切取辦故中人之家無不剔屋破産以充役為稅長者逃絶稅則令代納坍江稅則令代納産去稅存無所從出者又令代納異縣他鄉不能追逮者又令代納已納在官者不可復得見欠人户則不為理還故單産之民無不典妻賣子以免罪如此民力安得不重困乎又有催科之擾州差典級下縣甚則差州官縣差縣尉下鄉甚則知縣親往吏卒所至需索百出鞭笞纍繫動輙數十人所

欠多係升合尺寸之餘未納者不免於倍輸已納者又從而再納往往無有獲免為守令者但知以催科為急無復有一分愛民之心所以堯舜在上而恩澤不得以下流者正以此爾恭惟陛下嗣守大寶遵奉慈訓凡發政施仁無非以愛民為先真堯舜之用心也陛下裁損經總制錢而所損者無額耳每歲常數則未嘗虧少陛下蠲放身丁錢而所放者見欠耳先納在官者無由理折陛下裁減和買恩至渥也而鄉胥作弊減免不均陛

下倚閣逋負德至普也而豪户恃强催索自若陛下愛民之心不能盡布陛下卹民之政不得盡行此無他守令非其人耳縣令既不可盡擇當擇郡守郡守不能盡得人每路當擇一賢監司而委任之陛下臨遣諭以德意使之徧行郡邑親見守令講求民間休戚可罷者罷之可行者行之計州縣一歲之出入可蠲者蠲之可減者減之使上下相通内外相應無為文具以復命庶幾實惠可以及民民力可以少蘇矣民力既蘇邦本自固天

下幸甚取進止

繳進貞觀諫録劄子

臣聞人臣之進言有一言之得而屢告其君者有摭古人之言復以告其君者司馬光言人君修身之要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道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且云昔嘗以獻仁宗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所學所得盡於此矣蘇軾進陸贄奏議云竊謂人臣之納忠正猶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

必皆從於已出蓋天下有至言萬世不可易初無古今新舊之間在人君力行之耳淳熙改元臣蒙恩假守漢東陛辭之日恭進貞觀諫録二卷面奉至尊壽皇聖帝玉音謂當置之座隅永為規鑒臣不勝榮懼臣屏居田里因取此書深惟其義輒以管見臆說附於每事之後事以類從義以聚舉合六十篇伏念臣學識膚淺詞語蕪纇何足以仰希前哲然惓惓愛君之誠其心一也謹用繕寫進呈伏望聖慈置諸左右朝夕省覽庶幾少助

聖學之萬一取進止

乞以壽皇聖帝為法劄子

臣聞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皆曰允執厥中書贊舜曰重華協於帝贊禹亦曰祗承於帝堯舜之所傳舜禹之所承莫非一道故堯舜為五帝之盛帝大禹為三王之顯王後聖有作不可企及恭惟高宗皇帝茂建中興勤勞三紀親以天下授之壽皇聖帝壽皇嗣守丕基勵精二十有七年親以天下傳之陛下陛下父子相繼揖遜相

承又非堯舜禹所能比擬亘古未有可謂盛矣三聖授受之際心傳之妙愚臣不可得而聞竊讀隆興詔書有曰凡今日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乃知壽皇動以高宗為法然則壽皇之治又陛下之所當取法也壽皇誠心愛民出於惻怛凡有水旱尤軫聖懐如救焚拯溺惟恐或後不吝倉廩府庫以賑濟之勤恤民隱視之如傷此壽皇之仁也壽皇奉事北宫孝敬曲盡朝以五日歲時躬率百僚親奉玉巵上千萬壽以侈大

慶自奉甚薄極天下以為養猶懼不至此壽皇之孝也
壽皇勵精為治每日視朝未嘗暫廢親覽章牘朝奏夕
報不時宣召儒臣講論經理詢訪治道此壽皇之勤也
壽皇以儉約先天下在位日久宮室苑囿無所增益飲
膳服御悉從裁損知天下之賦租乃生民之膏血未嘗
妄費濫予此壽皇之儉也壽皇遴選將帥分任邊閫講
明軍政簡練師徒蜀道地最重去朝廷最遠尤切西顧
曩嘗闕帥亟命大臣鎮撫之責以近期星馳而往所以

修武備重邊寄者如此壽皇待遇臣鄰黜陟有序進退有禮縱有顯惡必待人言洊至然後譴斥與衆共之示天下以至公所以勸臣下勵風節者如此壽皇獎借言者導之使諫其人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壽皇不憚舍己而從之所以廣言路振紀綱者如此壽皇愛惜名器不以假人凡有除授未合公論給舍繳駮無不聽從所以吝爵賞抑僥倖者如此壽皇聖政載之簡牘播之天下不可具舉此數者其大要也臣願陛下深念壽皇

付託之重凡事親修身立政用人一以壽皇為法則三聖之治如出一轍傳之無窮施之罔極於舜禹有光矣實惟宗社無疆之休天下幸甚

論治道劄子

臣竊見後唐明宗時康澄上書言事史臣載其略曰為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山摧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

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史臣歐陽修謂澄之言非止中一時之病凡為君者可不深戒臣嘗疑之夫深可畏者固所當畏不足懼者豈真不足懼耶信斯言也是使人君不畏天戒不恤人言又烏為至論已而細繹其故乃得其說蓋人君唯恐政事之不修不患天人之不相應政事修矣雖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不害於治政事不修雖西狩獲麟越裳獻雉無補於亂而況祁寒暑雨小人寧免

於怨咎在我者既至在彼者有所不必懼也故任用憸人則賢士藏匿而朝廷空崇尚末作則四民遷業而農務廢容悅者進則上下相徇而治道乖僥倖者多則廉耻道消而風俗壞偏聽左右則毀譽亂真而賞罰僭差疎斥忠良則直言不聞而耳目壅蔽有一於此皆足以召亂宜其人君所以深畏人臣所以極言而後世史臣所以嘉歎也臣智識淺闇雖殫千慮之微無以仰裨聖德之萬一因讀古人之書誦古人之言竊有所取敢為

陛下獻臣願陛下清閒之燕深思黙慮味澄之言究澄之意去其所以害治者求其所以致治者則聖政日新天下幸甚臣不勝拳拳之誠取進止

乞以兵法賜諸將劄子

臣聞有大將有裨將走及奔馬射中飛鳥敵敢前攻壘敢先乗裨將也戰必勝攻必取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大將也蓋裨將以勇力為先大將以智謀為主世之論將者必曰勇力不知勇力者裨將之所長為大將役

者也今之所謂大將拔於行伍之中加諸士卒之上其才智碌碌無以異於偏裨蓋有懵不曉兵機漫不治軍政者一旦邊鄙有急以數萬之衆付一庸人悍夫之手不知奇正之術攻守之策或可乘而不乘或當斷而不斷勇者輕敵而進怯者望風而奔豈不失機會而誤大事其不敗者蓋天幸也夫孫吳之書奇權要機密謀秘計出入神鬼自古用兵者舉以為師雖臨機應變出奇制勝存乎其人然未有不祖其遺法者也凡今之將問

之以孫吳則不知為何人叩之以孫吳之書則不知為何書如此者十人而九夫用兵詭道也智往神來一日萬變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而吾欲專以勇力勝之勇有時而怯力有時而殫自非運無窮之智何以應無窮之變乎此孫吳之書不可廢也雖按譜而奕非善奕據方而醫非神醫然亦未聞舍譜而學奕棄方而學醫者是則學用兵者非兵法何以哉孫吳遠矣時君世主有志於四夷者莫不拊髀而思恨不與之同時今其餘智故

論載之方冊者尚有可用也冠帶之儒慷慨談兵纚纚
可聽然不習行陣未必能將介冑之士勇力絶人赳赳
可喜然不知兵法未必能勝是孫吳之書終不見於世
或者又曰霍去病不學古兵法顧方略如何夫去病用
兵與孫吳合者多矣豈真不學兵法耶其言大而夸特
以激武帝耳後之為將者往往以此藉口曰我善為戰
我善為陣孫吳之法紙上空言不足觀也然則儒者必
曰吾能正心修身詩書禮樂可束之高閣也詩書禮樂

正心修身之具自非聖人未有不學而得者也況大將者三軍之司命一國之存亡係焉可不重哉不教而戰聖人以為棄民不學而將其害將如何臣愚欲望聖慈命武學官知兵法者直解七書不必過為文言使人人可曉仍取古名將用兵出師馭衆行已大略著為一書徧賜諸將他日或因奏對或至廟堂設問以觀其言議論可采則旌異之如此則人知兵法之可學名將之可師心志益明識慮益精馭衆當有法行已當有方自然

名將輩出而國勢無敵矣豈曰小補之哉取進止

論茍且之弊劄子

臣竊見漢宣帝爲西漢中興之主侔德商周求其所以致治之迹不過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無有茍且之意而已考其成效至於威信夷狄功光祖宗業垂後裔何其盛哉恭惟陛下其仁如堯其孝如舜如禹之勤儉如湯之勇智又有文王之容德武王之義德兼二帝三王之美可謂盛德之君孝宣

雜霸不足陳於前然今日之治未底孝宣之盛者臣竊惑之豈賞罰未盡信必名實未盡綜核耶樞機未盡周密品式未盡備具耶何其上下未免有苟且之意也凡今之仕者無非苟且内而百執事志在爵位多方以圖進計日以待遷不復以職業介意循常守故因陋就簡避嫌畏譏之不暇何暇為國家遠大之圖外而監司令守志在利禄唯恐所入之不豐所求之不廣至於職業能者不過趣辦目前規求近效以逭責免戾而已何暇

為國家經久之計又況任之不久責之不專人知其任之不久也唯脫去是期幸其責之不專也唯退避是務間有志事功者經營規畫未及就緒不以遷去即以罷矣烏能取效於旬月之間此所以苟且之俗尚熾而中興之功未立也今縱未能一一久任而責成至如主計之臣掌兵之官與夫監司帥守似不可以屢遷數易使之尸素而逃責也要當以三年為任凡朝廷所欲為者如屯田牧馬修城壁備器械課農桑興水利之類除

授之初臨遣而面命之責成效於三年三年之中有過則削爵奪俸有功則增秩賜金無易其任三年之後然後核實之不愆於素則進用之因任之不如所言罪之可也竄之可也如此任之既久責之既專既不容苟且偷安以幸免亦不敢苟且欲速以應命三年之間何事不立何功不成孝宣之治亦不足道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

論時事劄子

臣聞人主以天下為憂樂天下以人主為休戚天下無事則人主享其樂人主萬壽則天下同其休上下相關理之必然今日邊鄙無虞盜賊不作亦可謂寧謐矣無强臣擅權無奸邪亂政朝廷亦可謂清明矣然而廟堂之上惴惴然常若有不測之憂百執事之間皇皇然不安厥職下而士民亦無和平之象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當享天下之至樂臣竊料陛下亦未知所以為萬乘之樂此中外休戚之關也宰執之數陳侍從之獻納

給舍之封駁臺諫之論列不無煩瀆聖聽皆其職分之所當然不能自已以臣觀之今日之事不過數端而已非有甚難特陛下一顧指之勞耳陛下何惜不於談笑之間畢此數事使中外之人皆知陛下之心頌陛下之德以釋天下之疑以召天下之和上恬下熙共臻康泰陛下端拱巖廊之上優游無為享天下之樂天下賴陛下一人之慶豈不韙歟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論選用宗室劄子

臣聞周有天下封國七十而同姓之國五十有三文昭武穆皆為顯諸侯周召毛原皆為名卿才大夫大者制禮作樂躋時太平小者勲在王室藏之盟府周之卜年八百卜世三十良有以也在漢則有朱虛之忠河間之賢沛獻之謹節東平之好善在唐則有孝恭却敵之功道宗方面之略勉石之事業白賀之文章顯顯為世豪英者不可悉數由周以來漢唐最為長久豈非得周家强本支之道而然歟暨我國家源深流長子孫蕃衍盛

大乃建睦親廣親二宅聚之京師其惇叙之道教育之法莫不備至然而不過髙爵重禄以養其身而已雖有懐才抱藝卓爾不羣者不得施用終亦汩沒而無聞熙寧二年始詔易以外官許之應舉故人人自奮爭效所長百年之間外而為監司守臣内而為侍從卿監葢不乏人然亦未聞傑然立事建功垂於不朽追配古人者其故何也夫宗室之進身有三曰進士曰任子曰特恩特恩補官授以右選之職處以員外之任已置之不用之

域矣任子之法既與庶姓同進士之科特與庶姓異蓋由進士而進者取之太優用之有限故也取之太優則無能者或濫進用之有限則有才者或見遺雖朝廷所以優異宗室亦所當然而於搜羅人才有所未盡也今之宗室與祖宗之時異當熙寧法行之初宗室子弟去宮掖而親州縣之勞舍膏粱而為文墨之習蓋有非所願者欲誘而進之則取之不得不優取之既優則用之不得不限其所到之地亦其宜也自衣冠南渡以來流

落異方攻苦食淡與寒士角其間種學績文砥節礪行者不為無人然而人情易怠曰如是而可以應舉得官蓋亦足矣故所學者不過如是雖有文章足以代王言終不得一登詞掖雖有才學足以斷國論終不能一履政塗不惟人懷自棄之心蓋有必棄之理存焉臣竊謂祖宗之成法宗室之異恩固不可革不若設為兩科而並行之願與庶姓混考者許其自陳試賦於漕司則遵任子之例春試於禮闈則用庶姓之法在選中者以師

儒之職優之取之既與庶姓同用之不可與進士異有華國之文則使居臺閣之職有經世之才則使膺廟堂之選不必限其所到之地庶幾真賢實能不致棄遺中人常材不失仕進豈特親親用賢之道一舉而兩得抑亦成周强本支崇屏翰之意也

乞皇帝過宮劄子

臣聞孝者百行冠冕孝行一虧他美莫贖夫孝出於人心之所同然可以動天地感鬼神閭里無知之人莫不

知有父母孝誠所格天為之降甘露地為之産芝草人君為之旌表門閭里巷相傳咨嗟歎息以為美事儻不順於父母天地之所不佑震之以雷霆王法之所不赦加之以誅殛人倫之所不齒幾無所容於覆載之間蓋父母子之天地父母生育之天地覆載之父母之恩天地等耳中人之家父母遺之以百金之産猶且飲食不忘寠人之子父母無一金之遺亦思此身之所從來身體髪膚皆父母所授其敢一日忘乎矧貴為天子富有

天下所得何啻百金人主一嚬一笑九州四海之所觀瞻一言一動天地鬼神之所降鑒治亂之分禍福之應有不期然而然者又况德莫大於孝罪莫大於不孝其所感召疾於影響吁可不畏哉去歲災異屢見人情詾詾朝不謀夕陛下一枉法駕親朝北宮天意頓回瑞雪隨降人心遂定舊觀復還自春以來不躬定省又復四閱月矣所在闕雨種不入土早禾無及旱勢已成至若芒種雨澤愆期必有赤地千里之憂萬姓惶惶口語籍

籍咸謂陛下孝行有虧所以致此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傳曰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未有不能事親而能事天者也今郊祀不遠陛下事親如此何以望上天之感格乎陛下臨御初載郊禋之夕風雨暴至不能成禮聖心震驚因而違豫累月方愈是時陛下未有失德竊料父子之間疑貳之心已萌上天所以不享今孝行既虧大非昔比人心已失天意可知萬一有風雨之變千乘萬騎百司六軍倉皇擾

呼吸之間何所不有人無愚智私竊寒心臣區區之愚欲望陛下回心易慮思念壽皇鞠育聖躬傳受之重莫重於天位付與之大莫大於天下此恩此德比隆天地雖盡萬物不足以為毫髮之報陛下當推孝敬之誠心釋疑似之小憾幡然而改趣駕過宮二聖重懽融融洩洩少盡人子事親之道積此誠意以之事天必獲自天之祐以之示人必得百姓之歡上以弭災異下以銷禍變在陛下一顧指一舉足之勞耳陛下少屈於壽皇一

人而天下億兆之人盡屈於陛下此非特為陛下計為宗廟社稷無窮之計臣位卑言高觸犯忌諱罪在不赦惟陛下裁幸

論時事劄子

臣聞天人之勢雖若遼邈而休咎之徵如符節之合君民之分雖若隔絶而交感之理如影響之隨天至高而卑民至愚而神人君一嚬一笑一言一話皆足以動天聽感人心故一念之善則為祥風慶雲一念之差則為

迅雷激電一政令之美則民在春風和氣之中一政令之失則民立烈焰層氷之上上下相應脉絡相貫有不期然而然者為天之子為民之父母其可忽諸粤自今夏以來災異屢見星變地震山摧川竭黑子貫日赤氛亘天上天之所示戒者不一而足近則都邑遠則畿甸閭閻無知之人興訛造訕公肆謗讟幸災樂禍倡言變亂無所忌憚人情洶洶朝不謀夕其勢甚危乃十一月十有五日車駕過宮親講問安視膳之禮都人忻快天

意頓回和氣致祥瑞雪時降徧及淮浙罔不霑濡是月二十日皇太后冊寶禮成流傳四方舉同慶抃化悍戾為柔順變愁嘆為懽謠氣象霍然盡還舊觀天下耄艾萬口一詞歌詠聖德易危而安反災為祥在陛下一顧指一舉足之易孰謂天道之難感乎臣濫將王命逬客淮壖得之見聞歸美報上臣之職也臣所歷淮浙八郡蘇秀中熟常潤所収僅六七分自江而北截長補短大率不減六分斗米不過二百五六十錢錢會流通民旅

安使盜賊不興邊鄙帖然此正陛下垂衣拱手優游無為兩宮交懽朝野多娛之日臣復何言臣區區愚衷竊謂陛下既鑒往事之明驗必思將來之永圖無以天幸為可常無以愚民為可忽曲盡事親之道示儀刑於有衆深究保邦本之術消變亂于未萌戒諭執政大臣條舉天下滯務重地之闕帥者以時除授遠方之待報者以次施行聽任臺諫以振紀綱保全臣下以勵名節朝廷既正天下自化遠人自賓中外廓然無事兩宮萬壽備

天下之養享天下之樂足以夸當年而高後世書之史冊傳之無窮豈不韙歟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定齋集卷六

宋 蔡戡 撰

奏議

論謹始八事疏

臣聞自古人君臨御之初必謹其始為人臣者亦必以謹始之說告於其君蓋國家安危之幾天下治亂之原生民休戚之本君子小人消長之際實係於此可不謹諸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羊曰元年者何君之始也

穀梁曰雖無事必書正月謹始也故伊尹告其君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召公告其君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古之君臣相與警戒莫不以謹始為先蓋人君體元居正南面以聽天下龍飛之初萬物之所爭睹四海之所具瞻一命令之發一政事之施必有以竦動天下悅服人心則天下之人翕然向風從化不令而行無為而治始之不謹其後雖有仁心善政良法美意人不信也仰惟陛下嗣膺大寶躬臨初政海隅蒼生

傾耳屬目以觀德化而徯太平是以陛下宵衣旰食不遑康寧於謹始之道尤加聖慮伏覩求言之詔既詢訪於舊弼又咨諏於近臣既俾中外之臣咸得條奏又俾在廷之臣每日輪對此正初政之當急天下之臣莫不披肝膽布腹心輸忠竭誠以副陛下懇惻之意況臣世受國恩身為宰士若隱情惜已不為陛下極言臣則有罪臣謹採掇自古人君謹始之道人臣謹始之說槩舉八事為陛下獻一曰正心術二曰辨邪正三曰廣聖學

四曰來直言五曰戒遊逸六曰崇節儉七曰恤刑罰八曰重名器皆隨事解釋援古為證不敢飾為浮詞以瀆聖聽伏望陛下清閒之燕垂精留神特賜省覽或於初政可裨萬一謹列如右

正心術

臣聞堯之傳舜舜之傳禹見於書也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見於論語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

舜亦以命禹夫三聖相傳心術之妙不過曰中而已漢武即位之初親策多士董仲舒告以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蓋上天之災祥下民之休戚人才之邪正天下之治亂係於人君之心一念慮之發雖若甚微幽顯之間其應如響惟人君者當宅心於正道之中非正勿視非正勿聽非正勿言非正勿動一心既正則邪佞讒諂不得而入聲色貨利不得而搖以視則明以聽則聰言可為則動可為法舉而措之

則朝廷萬事無不歸於正四方遠邇無不一於正天下不足為矣

辨邪正

臣聞舜初即位首舉十六相去四凶而天下咸服傳以為有大功至禹臯都俞之際亦以知人為先臯陶又陳九德謂人君能知九德之人考察其真偽而信任之上可以撫五辰下可以凝庶績蓋知人人君之盛德人君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耳君子小人之難辨

也久矣讒諂面諛似忠乘機投合似智脅肩諂笑似恭小廉曲謹似賢排斥小人者似乎讒汲引善類者似乎黨面折廷爭者似乎訐難進易退者似乎矯人君智不足以燭之則君子小人並用而雜處交爭而互勝終必至於小人進而君子退此治亂之所由分也惟人君者要當精鑒詳察審其賢者聽任而勿貳知其不肖者廢斥之而勿疑內君子而外小人使之各安其分則人君之能事畢矣天下豈有不治乎

廣聖學

臣聞商高宗嗣位之初傅說告之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又曰惟斅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詩人進戒嗣王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詩書所載臣之告其君必以學為先蓋人君不可不學者學治天下王者之事堯舜禹湯汲汲仲尼皇皇此所以聖益聖明益明也昔唐太宗貞觀之初引

十八學士於禁中論古今成敗諷誦詩書講求典禮咨詢忘倦以至夜分嘗謂虞世南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臣願陛下於廷臣中遴選忠信端良博雅多聞之士使備勸講無限員數無拘資格更番遞直退朝之暇引之便坐講求經術咨詢治道因訪民間疾苦吏治得失假以温顔接以誠意俾盡其情如是則聖學日益聖政日新雖深居九重而周知四海豈小補哉

來直言

臣聞舜受禪之初咨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傅說復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故元稹上書於憲宗初元謂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必有敢諫之士君受而賞之則競為忠讜苟拒而罪之則卷懐括囊又引太宗賞孫伏伽事以告之蓋古者史為書瞽誦詩三百工獻藝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人得以盡其言況以諫為官有言責者乎陛下自即位以來求言之詔屢下納諫之誠未孚未聞賞一敢言之士而已輕去言事之

臣此天下識者所以竊窺初政而重為之惜也臣願陛
下廣開言路增置諫官言之是則賞之言之非則置之
狂妄者優容之詆訐者寛宥之懷奸罔上朋邪害正者
黜之如是則天下之士莫不樂告陛下庶幾直言日聞
下情畢通而無壅蔽之患矣
戒遊逸
臣聞成王即政周公恐其逸豫作書戒之先曰君子所
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又曰商中宗高宗之不

敢荒寧祖甲之不敢侮鰥寡文王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茲四君所以享國久長又戒以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於觀於逸於遊於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逸一篇反覆數百言始終以逸豫為戒故古人以晏安為鴆毒以無逸為元龜仁宗皇帝建邇英閣書無逸於屏間朝夕觀覽以示警戒夫昧爽丕顯後世猶怠始而不勤後將若何古之人君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未明求衣夜分乃寐者非欲焦心勞形以自苦也蓋恐

怠心一生則便佞之說乘間而入耽樂之事有時而為
流而不返不惟荒政損德亦非所以養壽命惟人君者
要當清心寡慾克己復禮終始惟一無荒無淫如此則
壽齊堯舜享國百年豈不韙歟

崇節儉

臣聞舜命禹總朕師懋乃德嘉乃丕績不過克勤於邦
克儉於家不自滿假惟汝賢孔子亦曰禹吾無間然矣菲
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舜之所以

傳禹禹之所以繼舜者莫不以儉為先故唐玄宗開元之初焚珠玉錦繡於庭以示儉德及其末年猶以窮奢極侈亂天下其始可不謹乎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何也遂良對曰漆器不已必以金為之金器不已必以玉為之古之人必諫其漸若事已橫流則無及矣蓋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奉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生民之膏血其為之甚勞其成之甚難安而享之必思其所自來則不忍輕費民財必當重

惜民力如此則子孫萬世長享天下之奉矣

恤刑罰

臣聞舜初嗣位首陳典刑之義以勑天下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又命皐陶作士戒以惟明克允故能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䘏刑之效於此可見漢景帝之元年減笞法定箠令唐太宗貞觀之初觀明堂圖而除鞭背自古聖賢之君莫不以人命為重不敢輕於用刑故能享國長久慶流後裔恭惟祖宗二百四

十餘年之間深仁厚澤漸被四表誅戮之刑内不施於骨肉外不施於士大夫麗於法者一付有司雖天子不得輕重於其間故卜年卜世與周匹休又非漢唐之所能及陛下遵守祖宗成憲謹於用刑寧失之寛不可失之急寧失之略不可失之詳寧有佚罰不可及無辜庶幾初政有以深結人心而為萬世無窮之福天下幸甚

重名器

臣聞商高宗即位傅說進於王曰惟治亂在庶官官不

及私昵惟其人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夫爵賞天下之公器當與天下共之非人君所得而私昔韓昭侯愛一敝袴不以賜左右必欲待有功者且曰明主愛一嚬一笑袴豈特嚬笑哉唐宣宗重惜章服有司嘗具緋紫衣數襲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夫敝袴微物也章服虛文也二君吝惜如此蓋物以寓意文以副實上之人愛之重之不以輕畀則得之者榮苟惟人人而與之則不足以為重矣而況一命以上人君所以勵世磨鈍無功

者賞則有功者怠不肖者進則賢者退予奪廢置可不謹諸為人君者要當以天下為公凡高爵厚禄擇天下之賢而有功者共之惟其人勿以疎遠而廢非其人勿以親昵而用威權不可移於下名器不可假於人如此則上無濫賞下無辜人而天下烏有不治者哉

右臣所言八事凡陛下之所優為者臣申言之所以堅陛下有為之心陛下之所未為者臣預言之所以防陛下欲為之漸此皆初政之急務若夫示好惡公毁譽以

作人才尚名節黜貪鄙以厚風俗薄賦斂戒掊克以寛民力擇將帥明賞罰以肅軍政所當講求次第而施行者不敢蹴等以進位卑言高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取進止

乞法太上皇帝馭下納諫二事劄子

臣聞事有見於載籍者不若傳聞之詳得於傳聞者不若親見之審祖宗之政布在國史班班可考然未若孝宗之治陛下之所親見孝宗聖政天下能誦之難以悉

舉凡事親修身立政用人皆可為萬世子孫家法陛下嗣守丕基遵奉成憲罔敢墜失孝宗所以貽厥孫謀陛下所以繩其祖武者可謂兩得之矣太上皇帝在位未久率循舊章然髙世之行有二自古盛德之主鮮能及之太上馭下以嚴未嘗假以詞色凡有小過必加譴逐人人重足而立不敢撓法干政紀綱整肅中外清明此太上之義德也太上聖度包荒容受直諫雖犯顔逆指自歒己以下不能堪者太上怡然受之不以為忤未嘗

罪一言者此太上之容德也二者可為法於萬世抑又陛下之所親見臣願陛下動法孝宗至如太上皇帝馭下納諫之美尤當守而勿失則三聖之治如出一轍傳之無窮施之罔極於祖宗有光矣實維宗社無疆之休取進止

論邪正劄子

臣聞知人者人君之盛德人君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耳君子小人如白黑如薰蕕天下皆知之初

不待辨也但人君不知之耳蓋讒諂面諛者似乎忠秉機投合者似乎智脅肩諂笑者似乎恭小廉曲謹者似乎賢排斥小人者或以為讒汲引善類者或以為黨面折廷爭者或以為訐難進易退者或以為矯人君智不足以燭之則君子小人始混淆而莫辨此安危治亂之所由分也昔唐德宗謂李泌曰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不覺此杞所以為姦邪甚矣德宗之闇也信任一盧杞至於禍敗而不悟誠可為

萬世人主之戒也方今朝廷清明正人端士布滿朝列大者忠誠而許國小者靖共而在位初無小人廁於其閒此皆壽皇涵養多士之功太上網羅人材之力比來國家多事若非大臣極力扶持衆賢相與協賛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謂陛下既得羣材而用之要當信任而不疑無使小人相參庶幾君子得以展布四體圖立治功用一小人必將引類而升邪正雜揉忠佞並處交爭而互勝終必至於小人進而君子退此古今之常理也今

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各當其分臣尚何言哉恭惟陛下臨御之初所當謹始國家安危之機天下治亂之原實係於君子小人消長之際此臣之愚忠所以拳拳而不能自已也惟陛下財幸

薦臨安通判王補之狀

臣猥以踈庸承乏京邑適值多事加以歉歲應辦百出惴惴然惟曠敗是憂所賴寮佐同心協濟僅無遺闕臣嘗具奏乞將趨事赴功之人稍加旌擢激厲其餘得旨

依奏臣竊見臨安府通判王補之天資敏明濟以勤恪
精通法令兼曉義理臨事不苟處事適中而又行之以
公持之以恕每有滯訟疑獄多委參訂必加詳審於人
情法意無不曲當昨來禁中修造阜陵發引與夫舉行
荒政悉以委之一一皆趣辦臣賴其裨贊為多考其治行
實為一府僚屬之最兼其人試中法科曾任大理寺丞
例當得郡而乃俯就倅貳之職其廉於進取可知欲望
聖慈特賜旌擢他日或有繁難任使必能了辦儻不如

言甘坐謬舉之罰

論治道疏

臣聞治道貴清靜此先哲之格言也天下無事猶當以清靜理之而況多事乎多事之時而處以無事則事自定苟其不然徒為膠膠擾擾事日益繁去治愈遠今天下可謂多事矣吉凶之禮迭舉宫室之役並興與夫使命往來之交馳諸軍犒賞之頻併是皆不得已者適丁歉歲生民艱食陛下發倉廩府庫以賑救之此又大不

得已者令太倉之粟左帑之金所餘無幾京府積鏹漕司羨緡耗用略盡州縣之間上下煎熬殆無生意人勞財匱莫甚於此時自今已往日幸無事猶懼不給萬一饑饉洊臻盜賊竊發或有意外之費將何以支為今日之計要當於不得已之中求其可已者已之可緩者緩之朝廷之上鎮之以靜重百執事之間守之以靖共州縣先於撫摩邊鄙貴於寧輯休息生聚年歲之間國用稍裕民力稍蘇然後興滯補弊建利除害亦未為晚此

國家根本之計惟陛下留神幸甚

論聖孝劄子

臣聞人主之孝莫大於安社稷非若衆人之孝區區致養而已蓋人主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患無以為養使親安於至養乃為孝之大者唐之太宗明皇掃除禍亂身致太平治定功成尊歸於父高祖睿宗猶及見之二君之孝亘古莫及故為三宗之冠近者太上皇帝聖躬違豫有虧典禮人情詾詾社稷幾殆陛下上迫太皇之

命下徇臣民之情光履帝位君臨萬邦詔令一頒中外忻戴軍民帖然預還舊觀不動聲色而宗社再安慈闈萬年永享天下之養陛下之孝如何當是時太皇猶豫而不決大臣逡巡而不發陛下退托而不敢當禍變不測宗社得以安乎三宮得以安乎陛下得以高枕而卧乎以是知陛下功在社稷孝備三宮過於唐二宗遠矣陛下天性仁孝兢兢業業猶以不得朝夕奉親深軫聖念陛下既能盡其大者其小者在陛下不足為也臣竊

謂外庭之禮五日之朝不可廢闕萬一聖父尚未康復雖不獲瞻望慈顔然陛下子職盡矣都人見之遠方聞之豈不仰戴陛下聖德以至泰安供奉之物不可不厚奉承之禮不可不至給待之人不可不擇護衛之人不可不嚴庶幾人子之間不生疑間曲盡孝道終始如一如此則可以格天地通神明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上天祐之下民歸之聖子神孫享億萬斯年之祚天下幸甚

取進止

乞賑濟劄子

臣竊見八月十日以後連夕大雨本府管下天目諸山洪水暴發餘杭臨安新城被害最酷富陽於潛錢塘次之餘波及於鹽官仁和小則淹浸田畝大則漂蕩廬舍甚則喪失軀命且以六縣言之溺死者千人被害者五萬餘家旬日之後水勢方退禾稻淹沒根株腐爛秋成既已失望饑民無所得食雖蒙聖慈特遣使者捐金發廩徧行賑濟恩澤至渥然但可紓目前之急耳此去夏

熟尚有七月若人人而給則廩粟有限饑民無窮臣竊計五萬餘家約三十萬人大人小兒各居其半大人日給一升小兒日給半升日支米二千二百五十石月支米六萬七千五百石半年為期約用米四十萬五千石以臨安六邑費粟已四十萬石今歲淮浙諸郡悉以旱告朝廷恐難徧給臣區區管見不若行賑糶之法計口給歷減價與之庶幾所費不多所利甚博可以接續不至中輟反悞饑民臣伏見朝廷椿管米見在一百七十

萬石每歲収糴正欲為水旱凶荒之備其間亦有積年陳粟自當易之以新臣妄意擬於樁管米内且借三十萬石減價賑糶照得元價每石二貫三百文省量減三百每升只作二十文省出糶庶使饑民易於収糴以三十萬石計之縣官所損不過九萬貫而活饑民至三十萬其利豈勝言哉欲望聖慈特賜詳酌行下省倉下界或豐儲西倉水次近便處支撥所有水脚縻費本府自行出備官吏添給本府自行措置賑糶之後収到錢數

逐旋斛還司農寺一面収糴新米補足原數公私實為兩便取進止

辭免除寳謨閣直學士劄子

臣先準省劄召赴行在再具辭免續准省劄十一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除寳謨閣直學士依所乞仍舊致仕一節以趨久稽嚴召再命而僂遽冒殊恩撫已何功捫心有愧敢忘煩瀆自取誅夷臣猥以凡庸濫膺収召自顧衰羸之質不能趨造於朝引疾力辭蒙恩賜可

荷皇朝之委照徇私欲而曲從尚寬方命之誅更竊無
功之賞況學士之峻職實儒者之至榮豈容待盡之軀
復玷非常之寵臣粗知止足深懼滿盈茍貪冒於恩榮
必横生於災咎人言可畏天譴莫逃伏望聖慈收還誤
恩令臣仍舊職致仕庶全晚節少續殘齡不勝大幸伏
候指揮

薦胡槻万俟似狀

照對臣等所部二十四州去朝廷最遠仕者不憚數千

里深入瘴鄉無非為利媮惰苟且浸以成風鮮有不溺
其習者其間廉平之吏僅或有之求其材術優異治績
昭著者得二人焉臣等隱默不言不惟獲蔽賢之罪淑
慝不分亦無以示勸臣敢冒死奏聞竊見奉議郎知邕
州胡槻名臣銓之孫家學自有源流其人性資明爽風
力敏强有志事功究心職業前任静江府通判差權貴
融象三州所至輒最諸司交薦之邑管極邊控禦溪峒
彈壓盜賊最為要地管下武緣宣化二縣羣盜淵藪豪

猾巨冦根株囊槖盤固累年吏不能制櫬到官未久廣設方略遣人擒捕戮其渠魁蕩其巢穴餘黨鼠竄境内帖然比年以來沿邊官吏多為州峒所啗恣其侵盜不敢訶問櫬正已律人無一毫與之交私示以威信蠻獠知畏姦民販鬻生口賣出外界櫬力行禁止此患少息蠻人互市吏卒姦弊百出櫬痛革之又能節損用度修葺城壁建樓屋千餘間除治軍器訓練士卒以備不虞勸誘州峒士人入學聽讀使知忠義職務具舉課其治

效實為一道之最又朝奉大夫通判静江府万俟似故相禼之孫其才具風力不在槐下雖兩佐郡未究所長前任潭州通判帥臣王藺余端禮相繼力薦於朝似適以憂去今任到官累月協賛郡政非一其人明而能恕敏而加審凡定奪公事躬覽案牘剖决是非平允詳盡合於法意當於人心委之以事不擇劇易不避嫌怨毅然有守不可干以私動遵繩檢恪守廉隅不為流俗所移寮吏之中未易多得實為一府之望臣等與二人素

無雅故亦非請託既知其才不敢隱蔽欲望聖慈特賜旌擢以為遠方官吏之勸儻不如所言臣等甘坐謬舉之罰

薦万俟似張忠恕狀

照對臣等濫膺委寄刺舉列城五嶺之西封域至廣薦賢揚善職所宜先雖在僻遠猶當識拔况居臺府之下夐出流輩之中若不公共奏聞何以明示表勸伏見朝奉大夫通判靜江府万俟似好學自修不墜祖烈涖官

行已皆有可觀廉介自持公正不撓遇事明審而持心近厚材優治劇而不為煩苛入仕已及六任前後兩丞會府皆有聲績自倅靜江逾一考詳定案牘剖決精當考覈簿書姦弊洗空吏不能欺事至立辦動遵繩檢不可干以私頃在長沙時帥臣王蔺余端禮相繼力薦於朝比來諸司亦嘗剡上雖已報聞未蒙甄録又通直郎充廣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張忠恕生長名門耳濡目染不學而能服勤儒素而無貴介之習妙齡秀發而有

老成之風試吏之初人已誇奬逮為賔幕尤見其材運司財計至為浩繁分典南銓尤難平允加以漕臣連年數易中間鹽筴逋滯為多忠恕迺能一意裨賛檢柅吏姦區處得宜事皆修舉頃為臨安府樓店務時帥漕各舉以所知比來漕臣亦嘗論薦前此以其方始到官故諸司未敢列薦臣等竊詳二人雖中州僚佐之盛恐亦未易多得而使之淹回遠方實所共惜敢望聖慈特加擢用庶使臣子歆羨知嶺海之間無異畿甸有善必録

無遠不聞人皆樂於遊宦以興起事功實一路幸甚

薦胡槻万俟似奏狀

二人治績顯著臣所深知亦嘗以姓名薦聞未蒙甄擢今胡槻尚待闕次万俟似居憂外除不逺如蒙朝廷畀以兩淮邊郡必能宣布德意訓兵字民固圉實邊緩急可以倚仗儻或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罰

薦趙時侃方信孺奏狀

照對臣今月二十六日承常州公文准吏部符七月初

二日三省同奉聖旨在内令侍從臺諌兩省卿監郎官在外令監司郡守前宰執侍從不拘文武臣各舉人材三兩人限三日具奏者臣伏覩奉議郎通判常州軍州事趙時侃性資閎爽吏事精明濟之以中和飾之以儒雅初調武進縣尉已有能稱適值歲饑盜賊旁午時侃廣布耳目多設方畧尋即捕獲用賞改官及宰句容剖決民訟皆得其平經理財賦不擾而辦興利除害愛民戢吏邑人至今思之今任毗陵郡丞究心職業有志事功處

心和平不尚苛刻涖事勤恪不為茍且佐理郡政治績為多諸司所委看定案牘平讞獄訟咸謂允當列銜論薦者至再前後舉者二十餘人其人老成詳審練達疏通凡所施為無不中節事方叢委時侃處之綽有餘裕付以一路必能澄按所部畀以一郡必能惠養小民委之繁劇必能治辦今已書兩考旦夕受代唯朝廷所用又承務郎知紹興府蕭山縣丞淮東隨軍轉運司幹辦公事方信孺才猷雋明風力強敏文采吏事皆有可觀

粤自弱歲下筆出語固已驚人出於天資非由學力及其入仕慷慨敢為事不辭難所治輙辦初調番禺縣尉承累政廢壞之後創立廨宇蓋造營房置辦軍器教閱弓手境内肅然番禺新會闕令府檄攝事剗剔蠧弊百廢一新朝廷行下勸諭納粟本府委令信孺措置到三萬餘石諸司知其才同銜奏辟知增城縣上章列薦者無慮十數令任以獲盜賞改秩知蕭山縣丞到官未幾姓名聞於朝廷選差充淮東隨軍轉運司幹辦官見在

軍前應辦其人年壯氣盛有意功名奮厲激昂不擇劇易少加涵養必為成材内而繁難職事外而沿邊任使皆可試用此二人者臣或目擊其治行或熟知其才業舉以應詔將來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甘俟朝典

薦蔣來叟狀

臣守藩行且再朞自念初無毫分可以稱塞惟有薦賢報國之心不能自已竊見静江府雖邈在嶠南然國家二百餘年聲教所被風化所漸為日滋久比來文物寖

盛人材間出過於疇曩往往困於僻遠無路自達終老炎荒今有卓然傑立而為郡適在巡管之内者不敢隱默謹以薦聞竊見知賓州蔣來叟天資敏明抱負瓌偉績文種學夐出輩流莅官臨民動輒可紀早中甲科繼登朝列其人材可與中州之士頡頏實為二廣人物之秀今守荒遠小郡規模施設如古循吏治行藹聞為一路最特處之未得其地用之不盡其材使之浮沉瘴鄉誠為可惜若假以内地麾節漸加擢用必有可觀臣愚

欲望聖慈特賜甄録以為遠方表勸庶使嶺外士子仰知聖主不忘遠之意後來人材出者皆知激厲以備國家器使不為無補臣不勝區區至願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薦高商老周燽劉董狀

照對臣等俱蒙誤恩臨涖劇部思欲推廣德意惟藉郡守得人凡二十四州之廣其有治績顯著者敢不相繼奏聞向者諸司嘗以知邕州胡槻為一路之最首先剡

上未嘗朝廷施行續加考察復得其人不避煩瀆輒敢
論薦伏見朝請郎權知象州高商老行義著聞鄉閭才
術見推流輩文學吏事皆有過人頃宰劇邑已著能稱
前後守臣以其政績上聞嘗降四轄指揮令為象臺行
將兩考為政平易民懷吏畏檢柅姦弊郡計自然有餘
撫摩凋殘田野為之加闢以至興修學校繕治城池粤
新軍營易茆以瓦區處有方人不知役繼累政窘匱之
餘而能百廢具舉稽之列城未易多得又朝散大夫知

潯州周熺問學深醇操履堅正秉心靜退恬於勢利士論鄉評莫不歸重繼宰兩邑吏民至今去思逮為總所幹官分務池陽革去弊蠹號為稱職諸司亦嘗交章論薦今茲試郡清潯愷悌宜民恪意牧養流亡復業獄訟清簡人皆安之在一路中獨無訟牒至於諸司又能持身廉介以律寮吏久例以魚税錢幾千緡充郡守月給熺皆却而不取人所難能考其治行近古循吏又朝奉大夫知宜州劉董元祐故相摯之後動遵家法嚴正有

守吏不能欺試郡西融諸司已嘗論薦宜陽控扼羣蠻最為衝要而郡計窘匱事多廢弛自董到官數月之間興滯補弊井井有條理諸猺奉賜官兵廪禄率皆按月支給無復異時逋滯之苦奉行鹽筴尤得其宜調度賴以豐裕民猺安堵不相侵擾實為邊最臣等參訂共議得此三人不敢隱默自貽蔽賢之罪亦不敢私徇以干謬舉之罰欲望聖慈特加甄擢庶幾可為遠方牧守之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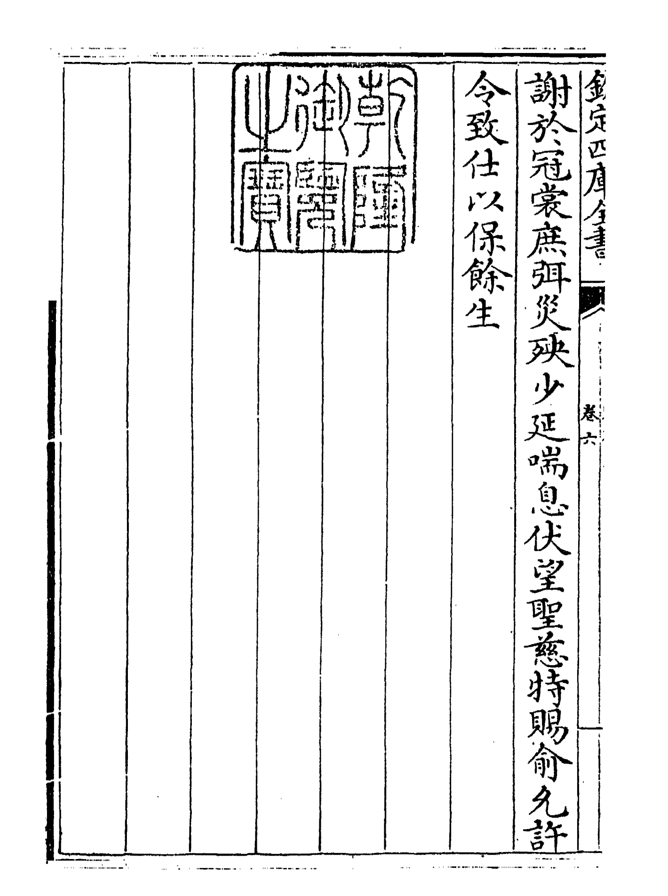
乞致仕劄子

臣輒瀝血誠仰干天聽伏念臣㓜承門蔭繼竊儒科勑局書林早塵清選郎曹卿寺寖歷要塗七擁使軺三分帥閫晩蒙睿眷猥玷從班入仕垂五十年實歷踰二十任冒寵榮而滋甚念報効之無聞每懼滿盈果膺疾疢累年沉痼屢致顛危長子伶仃忽罹夭折拊心痛悼弔影自憐不如無生所欠惟死再念臣官簿之年已及禮經所載甚明若非納禄以辭榮必至延災而益禍敢控

由衷之請仰祈從欲之仁伏望聖慈俯垂鑒照憐臣孤
苦念臣衰羸許令臣守本官職致仕臣生雖無補恨莫
遂於捐軀死或有知誓不忘於結草

再乞致仕劄子

臣比以病衰加之憂患輒露乞骸之請仰祈從欲之仁
尚閟俞音雖未忍棄捐之意再輸誠悃蓋不勝迫切之
情伏念臣孤老餘生愁苦萬狀禍患逼遂而不赦疾疹
纏綿而益深來日無多大期將迫恐即填於溝壑願早



謝於冠裳庶弭災殃少延喘息伏望聖慈特賜俞允許令致仕以保餘生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定齋集卷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嵇承羣

謄録監生臣吳壽康

定齋集卷七

宋 蔡戡 撰

表

太上皇后壽七十賀太上皇帝表

皇矣上帝克開有永之年至哉坤元允合無疆之德甲子並踰於四百春秋遠過於八千盛典迭興歡聲遐暨恭惟尊號太上皇帝陛下功成不宰道體自然周之興有姜嫄以賢妃而開國堯以是傳虞舜為天下而得人永

膺至養之隆俱享長生之樂天立厥配同壽考於萬年邦孚于休祚本支於百世臣濫將使指阻遥班行北闕馳誠徒想鈞天之奏殊宫入賀莫陪嵩岳之呼

太上皇后壽七十賀皇帝表

光履至尊兼父母俱存之樂迭行慶典實古今創見之儀事殊長樂之朝禮盛未央之舉孝先宫壼歡動寰區恭惟皇帝陛下嗣守丕圖欽承慈訓高揖堯舜於千古躬行曾閔於九重聖德冠乎羣倫廣愛刑於四海玉巵

親奉想傳萬歲之聲金莢同曆何假九齡之夢臣久陶
孝治誤玷使華去國三千莫預觀光之盛有親七十普
霑錫類之恩

賀正表

上下志交慶三陽之開泰朔南聲暨見四海之會同儼
睟穆以天臨讙譁呼而雷動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循堯
之道行夏之時運獨化於鴻鈞惟皇作極躋八荒於壽
域與物為春肇迎六氣之和永迪一人之慶臣肅將明

命遊在遐陬鳴玉千官夢想雍容之鵷鷺稱觴萬壽心馳飛動之龍鸞

明堂大禮賀表

合宫蕆事聿新一代之儀宣室受釐㣲介兩宫之壽三靈同慶萬國交歡恭惟皇帝陛下德發馨香誠參化育舜業業以致孝益懋重華文翼翼而小心克勤昭事考成周之備禮舉皇祐之彝章天清地寧既取合禋之義祖功宗德式昭並侑之文熙事告成景貺交至臣濫叨

持節莫預奉璋仰覿天文光動房心之宿共祈國祚壽

齊箕翼之躔

賀明堂大禮慶成表

天地並裡特講九筵之制祖宗合侑肇新一代之儀萬

國均讙三靈共慶伏以諸儒異同之論莫甚於明堂累

朝因革之宜浸乖於古制惟皇祐舉行於大慶而紹興

遵奉於前規蔚為今日之彝章是謂我宋之家法恭惟

皇帝陛下心潛精粹德發馨香念屢卽於郊祠獨未躬

於秋饗稽月令之典豈惟正位而朝諸侯誦我將之詩蓋欲宗祀以配上帝曠儀具舉鸞事告成臣幸際昌期欣聞嘉薦落南將命莫窺路寢之餘光拱北馳誠第覺房星之改色

謝復職表

合宫大饗方誕布於湛恩延閣清班乃盡還於舊職竊省循而非據廹辭避之無文愧溢心顔感深肌骨中謝伏以爵禄所以厲世名器不可假人茍無其功奪伯氏

騂邑三百而不怨或踰其分與晏子邶殿六十而必辭
上焉示賞罰之至公下焉守義命之大戒官無濫及受
必有名臣雖戇愚粗識廉恥潔己以進於出處本末之
甚明直道而行故毀譽是非之相半但知一心而體國
不能曲意以徇人積有罪譽上辜任使單車奏計徒馳
魏闕之心便道趣行忽作揚州之夢知煩言之必至賴
皇度之曲全俾從珍館之遊仍寓寶儲之直王言出綍
顧董餉以何勞衆口鑠金由叨榮之已甚帶果從於三

虢珠何意於再還忽傳丹詔之新遽復青壇之舊顧始望之不及念前痛而未忘得失若驚進退惟谷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明堂布政衢室訪言天日委臨罔間覆盆之隱雷雨作解頓回寒谷之春察其非辜貰以舊職臣多難憂傷之後數奇流落之餘槁形灰心已過寵榮之望碎身粉骨敢忘報効之圖

謝頒降御筆手詔碑表

天語温淳蓋重農桑之本雲章燦發益增嶺海之華祇

賜為榮奉行惟謹中謝竊聞精祲之感陰陽以和致茲
蠭𧎅之屢登悉出天人之協應上以彰神化之效下以
厚烝民之生惟什一之征是謂立經常之法苟倍蓰其
直豈為知取予之宜恭惟皇帝陛下嚴責吏姦深求民
瘼戒漁蠹之害廣衣食之塗軫淵慮以彌勤灑宸毫而
徧及臣繆將使指預拜寵光敢不仰體訓辭推大成萬
旅生之治精加督察庶臻附枝兩岐之祥

廣東轉運判官謝表

觀風遐嶠方懼空餐改命漕臺復膺重寄戴恩隆厚撫已凌兢中謝伏念臣猥以庸才適遭盛旦念煌煌之祖烈忍墜厥聲慕蹇蹇之王臣欲行其義中罹憂患自分沉冥誤蒙神聖特達之知恭被禮樂光華之選黄茅瘴嶺仗漢節以驅馳白髮慈親秉潘輿而喜懼粗究民情之休戚無裨國用之盈虛正期私計以言歸敢謂恩恩之洊及事權雖重憂責愈深眷兹廣莫之區尤甚凋殘之俗民貧地瘠賦重役繁供輸已困於諸州調度不支

於一歲雲屯萬旅皆張頥待哺之人日費千金無束手旁觀之理欲足用則未免加斂務恤民則深慮乏興矧惟上下之相須要在公私之兼濟必有碩德以民為心知臣粗識廉隅或可律貪殘之吏俾臣就將使指庶少蘇疲瘵之氓不忍棄捐特加任使臣敢不俯殫駑鈍仰稱鴻慈激濁揚清願廣酌泉之志剥下益上忍萌竭澤之心

廣東提舉到任謝表

久從家食自安流落之蹤分畀使權忽玷光華之選遠
去闕庭之下深行嶺海之濵初見吏民具頒詔令中謝
伏念臣仕知行已智昧適時蚤竊儒科不過平平之策
居懷祖烈敢忘挺挺之風暫從三館之遊遽忝一麾之
寄頃罹艱棘偶獲生全憂患之餘志氣衰落饑寒所迫
學業荒蕪自知無補於明時已分退藏於先壟念主恩
未報何敢愛身毋老無依不能忘禄七年去國每馳魏
闕之心一旦臨軒猶憶鈞天之夢望威顔於咫尺被聖

訓之丁寧私自省循若為稱塞茲蓋恭遇皇帝陛下焦勞求治惻怛愛民謂臣嘗厠班聯自可布宣於德意知臣少更州縣庶幾練達於人情不忍棄遺亦加任使臣敢不力求民瘼痛戢吏姦廣倉廩之儲務孰籌其出納籠山澤之利當深究於源流願竭丹誠少酬洪造

湖南提刑到任謝表

將漕嶠南曾微善最按刑湖右復冒恩除拜命馳驅撫躬踧踖中謝伏念臣賦資樸直際運休明一去闕庭游

更歲律兩持使節不出炎荒敢擇地以求安念將毋而來諗未控由衷之悃已蒙從欲之仁方天下無寃之時寧分遠邇處君子盡心之職所貴平反昔人即是以悅親令臣殆逾於素望兹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覆載日月照臨矜庶獄之不辜尤重詳刑之寄謂小人之有母廣推錫類之恩使之居澤國而遂甘旨之求脱瘴鄉而適清温之奉在私計無便於此雖自謀何以過之退自省循若為報塞臣敢不審覲師聽明啟刑章罪疑惟輕

仰體天地好生之徳民用不犯助成帝王極致之功誓畢微生力酬洪造

京西運判到任謝表

熊湘陳臬曷裨欽恤之仁江漢將輸尚玷光華之選戴宸恩而祗懼迫威命以疾驅徑造屬城具頒温詔中謝伏念臣禀資固陋逢世休明偶竊儒科勉追祖烈分甘州縣簿書之冗濫陪館閣英俊之遊仕雖為貧志不止於温飽學未見道心竊慕於功名嘗自勵以治民終無

因而奏課忽冐臨軒之遣敢辭叱馭之勤二年深犯於烟嵐再命不踰於瘴嶺荷皇慈之錫類易内地以便親幸脫炎荒復分英簜為委吏會計而已矣當服官箴問斷獄錢穀之幾何敢為文具一遵法守僅免愆尤第惟將母之行每切懷鄉之意所願投閒於故里不圖改畀於上游況地重責深要當思職雖民淳事簡其敢偷安私自省循未知報稱玆蓋伏遇皇帝陛下皇靈遠憺聖德兼容謂臣粗達吏方故每加於煩使俾臣稍習邊事

或有用於明時不忍棄捐益隆委寄臣敢不問民疾苦察吏貪殘乘軺傳以載馳姑承人之奉板輿而歸養終覲天從

淮西總領到任謝表

為郎何自方有愧於時流給餉非才復驟升於卿列戴異恩之不次懼隆委之難勝將命疾驅涓辰祗從中謝臣惟總領分督諸道之賦而淮西獨任兩軍之儲千舟銜尾而來猶慮餱糧之不繼萬旅張頤以待寧容廩稍

之少懲自摧酤壞於撥并而害日深況鹽法誘於入納而課益削寖損經常之數仍當供億之繁類非顓書生所能為豈曰晃大夫無可使如臣固陋為學荒踈心竊慕於祖風才不周於世用抗塵容而走俗狀素所甘心踐華轍而揚清塗初非始望濫厠圖書之府獲陪英儁之游三剖守符無由奏課四持使節幸免曠官二年瘴癘之鄉偶存餘息萬里舟車之跡幾徧遐方竊愧愚頑尚蒙收召奉清閒之對敢殫千慮之愚條守禦之宜偶

動九重之聽方服勤於省戸曾何補於朝家未容坐席之温巳拜出綸之渥峻棘班而疏寵董糧道以飽師矧是江淮在今日兵多而地重令當儲峙如異時貫朽而粟陳苟足食之乖方即乏興之立見不圖簡記猥及妄庸玆蓋恭遇皇帝陛下視遠惟明知人則哲察臣材力緜薄實駑駘欵段之資念臣蹤跡孤危無蟻子蚍蜉之援試之劇任許以曲全臣敢不上體眷知勉思報稱問錢穀之入究源流本末之歸辨毀譽之眞冀終始生成

之賜

湖北總領到任謝表

給江淮之餉曾未踰時總湖廣之儲遽叨易地雖道里有遠近之異而任事無輕重之殊祗拜恩綸惟深感涕中謝伏念臣謬傳家學偶玷世科並館閣英雋之遊自慚固陋窮州縣簿書之冗僅免曠瘝首尾六年間關萬里俄趨召節濫綴郎闈一言誤簡於上心再命遂躋於卿列適承人乏俾董軍儲學道愛人乃平日之素志計

功謀利非書生之所長但知畢力以奉公不敢辭難而避事心勞效寡方拱俟於譴訶任重人微已不勝於憂責況今官次實在武昌當川峽之上流控荊襄之重鎮舳艫相望轉輸直抵於漢江符檄交馳供億遠踰於嶺嶠竭六路百城之力餉三軍萬幕之屯既無促辦之才曷逭乏興之罪茲蓋恭遇皇帝陛下篤近而舉遠居安而慮危謂臣嘗在日邊竊聞廟算知臣頃臨漢上粗識邊防略其已試而罔功將以益觀其後效雖親年適當

於喜懼而王事敢憚於驅馳孰云湖海之遥如處闕廷之下臣敢不仰承睿意俯罄愚衷詭辭以白大人庶扶輿而就養焦心以報明主當荷鍤以先趨

廣西經畧到任表

抱病投閒久竊祠庭之禄蒙恩起廢遽分帥閫之權寵陞論譔之班增壯藩維之寄地雄責重天大命輕中謝伏念臣學術荒疎性資迂拙莅官行已勉追挺挺之風憂國愛君期盡惓惓之義蚤承門蔭濫竊世科偹嘗州

縣之勞迭更中外之任四污朝蹟五玷使華再總軍儲
洊膺閫寄惟遭逢之最早故忝冒之滋多福過災生年
侵衰至久抱負薪之疾每懷填壑之憂身雖卧於漳濱
心不忘於魏闕自斷此生之永已不圖成命之忽頒擢
於病廢之餘畀以承宣之任惟桂林之重鎮實嶺海之
奥區外控諸蠻内兼五筦馬政不無於欺弊猺人正賴
於撫綏欲令士民之舉安要在官吏之不擾必得廉平
之士一新貪鄙之風如其衰陋之資曷稱循良之選預

憂曠敗自速譴訶玆蓋恭遇皇帝陛下子育羣生天臨萬宇不泄邇而忘遠在知人而安民以臣少習吏方粗能奉法而循理謂臣老諳世故不敢生事以邀功未忍棄捐復加任使臣惟當廣求民瘼深戢吏饕不求赫赫之名妄希榮進第守平平之策仰答洪恩

除寶謨閣待制謝表

桂海承流蔑著藩宣之效松階次對遽聯禁近之班顧如待盡之軀冒此殊常之渥感深而泣慚甚於榮中謝

竊以御府圖書莫邃西清之直先朝謨訓實參東壁之
輝偉寶閣之鼎新揭鴻名而昭示必以處一時碩學之
彥或以優四方宣力之臣苟非其人曷稱茲選伏念臣
禀質固陋逢辰休明學僅續於家傳才不周於世用幼
露一命歷事四朝筮仕於紹興之季年擢第於乾道之
初載蚤陪羣彥猥廁周行敕局書林濫塵清選郎曹宰
掾寖歷亨塗由卿寺而領神京兼民部而總軍餉凡七
叨於使節亦再典於帥藩積此倖邀蔑然稱塞年侵氣

索嗟壯志之莫酬疾至身衰念大恩之未報甘與草木以俱腐敢冀桑榆之或收屬諶帥於藩垣乃起家於田里控辭不獲冒昧而來扶持衰殘鞭策駑鈍考已書於下下策第守於平平襲遂本心固欲安於渤海汲黯多病非敢薄於淮陽仰賴朝廷之威靈坐致邊鄙之寧謐僅逃曠敗少逭誅刑而臣已迫衰年久留瘴嶺舊疾轉加於沉痼孱軀難保於生全深懷填壑之憂彌切首丘之念嘗投誠於魏闕期歸卧於漳濱位已極於庶僚敢萌

他覬班逷參於法從誤玷明恩撫初心而若驚顧始望之不及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天地覆載日月照臨念慶歷之故家今其餘幾數正元之朝士蓋亦無多特軫記於陳人俾光華於晚節何其遲暮有此遭逢臣敢不仰體恩憐益謹俟度久抱負薪之疾所願投閒尚懷結草之忠庶幾圖報

謝賜衣帶表

伏準省劄勘會蔡某已降指揮除寶謨閣直學士所有

依格合賜衣帶十二月二十三日奉聖旨特與依格給
賜臣伏以西清寓直濫叨進律之褒内府分珍更冐章
身之寵恩光狎至佩服為榮伏念臣久掛冠裳退安田
里幅巾藜杖姑盡殘年安車蒲輪敢汚嚴召荷皇慈之
下逮辱異數之洊加病骨支離幾不勝於寶帶衰容枯
瘁殊弗稱於華衣豈期既老之餘乃獲非常之賜茲蓋
恭遇皇帝陛下鼎新百度賁飾羣工特捐在笥之珍
庸示解衣之恵華其晚景服以終身臣敢忘衣被之仁

深負曳婁之愧束帶而對賓客已絶望於清朝懸車以傳子孫庶誇榮於故里

賀正表

珠躔迭運驗一氣以回生玉律更新慶三陽之開泰瑞陳圖牒喜動幅員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統繼離明道符乾健正析因夷隩之序盡裁成輔相之宜與萬物以為春奄八荒而開域臣養痾田里竊廩祠庭漢殿懽呼莫預稱觴之烈堯天廣覆願為擊壤之民

瑞慶節賀表

十月為良應繞電流虹之瑞四方來賀傾就雲望日之心慶溢層霄懽騰率土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慈儉為寶安樂延年誕揚清靜之風益廣和平之福雖天人交感之際無俟於禱祠而臣子歸美之誠自形於歌詠必得其壽無疆惟休臣遷迹從班祝釐真館卜年卜世遠踰郟鄏之期多壽多男更效華封之祝

又

月受瑶光實啟明昌之運日臨析木載逢震夙之辰慶溢九重懽均四海恭惟皇帝陛下法禹勤儉體湯寛仁耀神武以折衝坐致蠻夷之格修文德以來遠行觀土宇之歸當天開地闢之期應電繞虹流之瑞茂建中興之業永保太平之基無疆惟休必得其壽臣猥叅禁路寅奉真祠望北極以馳誠不忘星拱指南山而獻祝敢效嵩呼

代辭免簽書樞密院表

宸恩下逮遽叨不次之除愚悃上陳莫動蓋高之聽重煩獎勵彌切凌兢敢干再瀆之誅顧獲終辭之志中謝竊以事關國體任重樞廷欲建立於治功必延登於哲輔豈容虛授以玷明揚伏念臣朴學傳家孤忠許國没而不朽徒藉先臣之資壯也無聞莫預有司之選誤蒙睿眷擢寘從班選部典銓曷振人才之淹滯經筵勸講何裨聖學之高明方慙無補於絲毫豈意復頒於綸綍不由科第特越等倫雖寵遇之有加顧滿盈之可懼伏

願皇帝陛下俯從危悃曲保微蹤収還已誤之恩俾仍舊職博選非常之彦共濟休功

代淮東安撫使謝表

忝貳機衡每慙非據出臨藩屏自揣何堪恩重命輕憂深責備中謝伏念臣謬傳家學偶踐世官荷聖神特達之知無左右游談之助昨從省闥進陟禁塗日月緝熙光明莫窺聖學夙夜基命宥密無補訏謨屬諆帥於邊陲乃掄材於廊廟班超建策亦不過於平平毛遂請行

葢自慚於碌碌念再世蒙恩而未報故一身任責而不辭惟昔廣陵葢今巨屏控長江數千里下臨襟帶之衝鎮全淮十六城內固藩維之勢歸附之人莫先於安集疲瘵之俗正賴於撫綏曠土游民未盡勸懲之術崇墉浚洫尤資保障之功以至閱練師鈐繕治戎器要在聿修於軍政豈宜暫弛於邊防當得真才允膺重寄茲葢恭遇皇帝陛下循名責實任賢使能察臣公爾忘私必能報國謂臣老而更事可使守邊私自省循若為稱塞

臣敢不廣宣德意少釋顧憂當盡行於前言期不負於聖主擊祖生之楫雖嘗有志於四方請終軍之纓何敢徼功於一日

代淮東安撫使謝太上皇帝表

寵陛祕殿誤玷清華出鎮邊藩遽膺要劇恩深莫報責重何堪中謝伏念臣學術空疎材能譾薄一經教子徒得先臣之緒餘再世蒙恩實出兩朝之眷遇昨從外服擢寘周行濫登禁近之班驟陟樞機之地愛君憂國雖

殫千一之愚固圉安邊敢獻二三之策屬當諜帥因遂
請行睠此全淮夙稱要地控長江之襟帶為今日之藩
籬係國安危以人輕重深究綏懷之術莫先經理之方
是宜勸課農桑繕修城壁撫摩彫瘵之俗安集歸附之
民雖鄰好之交修豈邊防之可弛允膺是任必得其人
茲蓋恭遇尊號太上皇帝陛下親授聖謨聿修武備謂
臣愚且贑雖無尺寸之長而父教以忠當有涓埃之報
臣敢不力行初志勉企前修拊循士民要當生聚十年

之久申固封域何敢僥倖一旦之功

牋

賀太上皇后牋

式逢穀旦再舉盛儀慶人生七十之稀卜壽考萬年之永況堯齡獨髙五帝克諧偕老之祥而舜孝卓冠百王兼有俱存之樂於斯爲盛亘古未聞恭惟太上皇后殿下位正母儀德符坤載儷尊慈極夙隆逮下之風稱壽殊宫同享歸尊之奉臣生逢聖世濫綴卿聯如日月相

須而成幸出照臨之下惟天地能長且久永依覆載之仁

太后慶壽賀皇后牋

思齊太任方享從心之樂爰及姜女聿修稱壽之儀喜溢六宮歡均四海恭惟皇后殿下憂勤在念警戒相成惟子職資婦道之明故坤德配乾元之大堯父舜子茂昭孝養之誠文母姒妃允篤徽音之嗣臣偶將外措阻覲盛儀遥想帝尊共上王卮之壽助成孝治益彰彤管

之華

賀太皇太后牋

恭承慈訓茂建天支施帝祉於子孫慶源有自受介福於王母景命無疆喜溢殊宮歡均率土中賀恭惟尊號太皇太后殿下坤載萬物母儀三朝助成文祖之功克篤曾孫之慶本支百世實由風化之基壽考萬年坐享雲礽之養臣生逢聖旦叨預從班屬寅奉於真祠阻趨陪於在列出綸丹禁欣聞盛典之頒戲綵重闈想見慈

顔之喜

賀皇后牋

儷尊宸極有光彤管之華毓秀天支庸示青車之寵慶綿宫闈喜動寰區中賀恭惟皇后殿下警戒相成憂勤在念乃睠神明之胄以開孫子之祥曲盡母慈心每勤於拊育益隆邦本祚永保於延長臣叨預近班莫陪在列華封獻祝敢陳多子之辭太姒嗣音當有百男之報

定齋集卷七考證

第九頁前四行　案戢奏塲務虧額狀云臣于七月二十日到所蓋在淳熙十年此表當即其時所上

十一頁後四行　案戢詩題有淳熙戊戌將命廣東後二十三年分閫桂林云云此表當是嘉泰元年所上謹識于此

十六頁前八行　案此表以下共三篇俱係代王之奇作今彚録于後又案宋史宰輔表乾道八年二月王

之奇自吏部侍郎權尚書賜同進士出身除端明殿
大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孝宗本紀並同
十七頁前三行　案宋史宰輔表乾道九年正月王之
奇罷簽書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淮南安撫使孝宗
本紀並同此云淮東者蓋正月尚合兩路為一道有
戡作之奇行狀可證考地理志淮南舊為一路熙寧
五年分為東西兩路元祐元年西路東路並為淮南
路孝宗本紀乾道九年三月復分淮南路安撫司為

東西路之奇到任應在三月以後故題作淮東也

